

# 香港國民日報二三事

朱鶴賓

## 前言

民國三十六年春，中央決意加強海外僑社的新聞報導工作，首先改組香港國民日報，並選派在長春苦鬥近年的中宣部東北特派員潘公弼先生，前往主持社務。潘先生有鑒於香港是一個複雜而尖銳的鬥爭環境，從事新聞戰鬥工作，必須有相當齊備的物質設備和人力條件。所以當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果夫先生約他晤談時，他就提出了這些『條件』，要求在香港的適當地區購置相當寬敞的房屋作為社址，換購新式轉筒機，及銅模、鑄字機、攝影沖印製版設備等，總以為以當時中央財務情形的困難，不可能蒙當局一次慨然允准。那知果夫先生聽後，極為剴切地對潘說：『潘先生既願去香港，你所希望的一切，中央都要設法照辦。今後在人力財力各方面亦得繼續充份支持。』潘先生得到果夫先生如此懇摯的信賴，自然非常興奮，就決心早日赴港整頓那一份有輝煌歷史，而當時已沉沉乏力的報紙。

## 謁晤果老 奉命赴港

正在此時我自上海到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

輯凌遏選兄陪我去見果夫先生。說不了幾句話果夫先生就要我去香港協助潘先生辦報。抗戰勝利之初，中央原已派定要我隨潘先生去東北，在中宣部特派員公署，以專門委員名義協助潘先生工作。後以東北情勢很快惡化，我竟不能成行。但在重慶時我曾為此拜晤過潘先生。潘先生抗戰前主持申報筆政多年，讀新聞學系的青年學子無不知道潘公弼先生的筆聲。在渝謁晤時潘先生那股藹然可親的長者風度，更使我留有極深刻的印象，所以聽到果夫先生要我追隨潘先生赴港工作，自然是欣然從命更無二言了。

記得當時潘先生因中央的催促，不日先行飛港，我則由上海乘海輪前往。那時國民日報的社址就在香港干諾道中，全社祇有一間門面四層樓。樓下前面是辦理廣告的營業單位，後面是機器房，二樓是社長室經理部和排字房，三樓是編輯部，四樓除了辦公室之外，居然還隔了一小間作為『宿舍』，我和一位徐秘書就暫時寄居於此。印刷方面祇有一部陳舊的平板機，幾架久未重鑄的老鉛字，設備簡陋真是出乎想像之外。

當時我的職務是副總編輯，因係和社長同時到職，就不得不多負點責任，所以除了要替他顧

到版面之外，怎樣充實編輯部陣容，增進報社設備各方面，都要竭誠代為策劃並羅致適當人選。大約經過半年的努力，我們才在香港灣仔區一個鬧中取靜的臨海地帶，六國飯店右鄰吉士打道買下三間門面四層樓的房子，作為社址，並裝了一部轉筒機及鑄字製版等應有的附屬設備。編輯部人事除了採訪編輯兩單位儘先予以補充加強之外，更增設了外電翻譯組和資料室。排字房、機器房都以上海來港的技工為班底，技術水準不低，工作情緒亦高。

## 充實設備 革新版面

報社內部設備初具規模，人事陣容大致安排之後，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在京、滬、穗三地設置特派員，為我們撰發分析重要政治動態的通訊，必要時拍發專電。最初祇能情商與其本身所屬報社業務無影響的同業兼差，沒有財力聘請能手專任。好在國民日報遠處香港和京、滬、平、津各地大報都不處於競爭地位，且港幣與法幣之匯率頗大，稿酬數字雖不算高，仍對朋友稍有小補。所以不久我們在京滬兩地都聘得一流外勤老手替我們定期寫通訊，記得當時華北日報的副總編

輯趙效沂兄，駐京任特派員時就曾替國民日報發了好幾次極漂亮的頭條專電。國際時事方面，我原約請凌遇選兄替我們定期寫美國通訊，但當時他尚在學校致力研究印刷，且帶同妻女二人，生活艱苦而緊張，實在無暇執筆為文。儘管如此他仍每兩三天一次替我選剪美國重要報紙資料，航空香港。我們擇優譯刊，對於國際新聞的背景說明，確有很大幫助。同時我又關有『國際一週』專欄，每星期寫一篇長約三千字的分析國際時事的文章，也頗引起當時香港同業的注意而紛紛仿效。

副刊方面我們當時亦羅致到在上海頗有文名的金滿成担任主編。滿成兄當時孑然一身就住在報社四樓，無牽無掛專心一志替我們編『國民副刊』，其格調雖不甚合當地廣東人的胃口，但在當時避地來港日漸增多的『上海人』（香港人對內地來港者之稱，固不限于上海人也）看來，却是惟一對口味的『報屁股』文章。記得滿成兄當時因無家小在港同居，早晨（其實是中午）總是以咖啡、牛油、土司充饑，吃得又膩又厭，很想弄點豆漿油條吃吃，但是跑遍香港九龍却找不到這種在大陸上大城小鎮無所不有的家鄉味。金兄以他那枝生花妙筆把這段經過在副刊上披露之後，事隔三天竟在灣仔附近新開了一家油條店，事為本報外勤記者所知，急急轉告金兄。第二日編輯部全體『上海佬』前往品嚐，竟大失所望。原來油條攤主並不是道地的山東老鄉，祇是見金文後有意報知己的好心人，他雖也嚼過油條美味，却是從不知製作訣巧的外行。油條長約四吋，用

力咬去雖勉強可咬斷，但絕無蘇脆爽口的油條風味，叫它炸『棉條』也許更恰當。金兄又將此情景為文刊出，大約過了兩個多星期才出現了真正的油條攤，總算完成了一件利人利己的『大善舉』。

### 龍城風波 港府激怒

國民日報經潘先生接事一年以來的大事與革，報社由租賃的一間門面到自有的三間門面四層樓房；印刷由破舊的平板機改為新式的轉筒機；報幅由一張增為二大張；要聞、通訊、專欄、副刊都有了相當的革新。動員全部外勤人力，從事專題深入採訪等作法，且在同業間發生帶頭作用。因此銷數大幅上升，一月之間增加了百分之四百。我們雖仍不能和華僑、星島兩『巨強』相頡抗，却較匪共的華商報多了好幾千份。國民日報同人因人手短少每人工作量遠較同職級的他報同業為多，所以處處顯得勤勞緊張而小心翼翼，但在同業的眼中還不成競爭上的威脅，除了華商報那幫人以外，大家都對我們很客氣友善，尤其廣大的讀者，都把我们看成可敬愛的『新友社』。但是怎麼也想不到，香港政府就在這時開始，日漸密切地注意了國民日報，並在九龍城事件爆發後，着實給我們帶來很多無謂的困擾。

九龍城是港九的老遠建區域，原來在那裏搭點木板屋聊避風雨的貧民，為數已有幾百戶，三十六、七年大陸匪亂處處，避難來港的人數日衆，一時食宿無着亦多集居於此（那時似還沒有調景嶺）。人多了環境衛生自然一日似一日，流

行病既常在這一地區蔓延，火警也時有所聞。香港政府早想予以拆除重建，終以數以千計的貧苦難民不得妥善安置，不敢貿然行事以免激起騷亂。但是三十七年初素以處事謹慎著稱的香港政府，竟心血來潮在一個北風蕭殺寒氣逼人的冬夜，動員了幾百名警察一夜之間把幾百戶貧戶賴以禦寒的破屋，統統予以拆除。一時呼寒喚凍子啼母泣之聲，籠罩整個九龍舊城，其淒慘情況令人不忍卒睹。港府這種不顧民命的行為，尤令人髮指。這一慘絕人寰事件，次日經各報刊登以後，港九三百餘萬居民無不憤怒填膺，並紛紛要求港府對各流落街頭無所歸棲的貧戶，從速進行安置；各界熱心人士更自動募集大量衣物食品，前往救濟掙扎於凍餓中的同胞。

國民日報有鑒於受難同胞的需要社會同情和救助，自九龍城貧民區被拆除的第二天開始，一連數日都以相當巨大的篇幅，大字標題刊載這些難胞露宿餐風的苦況，並配合多幅看了令人鼻酸的照片。這一來果然引起社會大眾的普遍同情，讀者投書如雪片飛來。其中當然也有很多指責香港政府處事不當的情感詞句，港府官員讀後心裏早已極感不快。更令他們難以忍受的，我們的言論部門又在一週之內前後發了三篇社論，嚴詞指評港府處置此次事件事前事後種種有違常情之處。這樣一來有如火上加油，港府當局就決意要給我們一點顏色看看了。

### 不露聲色 手法狠毒

不過這些港府內情都是事後逐漸知道，當時

他們所表現，態度却是相當冷靜，至少表面做到了『不動聲色』。但其所採取的『手法』真是使你內心感到了十分地可惡可恨，他們都不露半點干預新聞自由的痕跡，怎麼也沒有法子抓到任何『把柄』，可正面向他們提出抗辯。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第一天上午十時左右，『差館』（警察局）突然派了兩名警察，以檢查清潔為名，到全報社上上下下看了一遍，接着開發了長長的一張清單，說一、二、三、四樓什麼地方不合衛生的規定，限於二天內照規定改善，否則就要照章罰款。第三天期限剛到又來了兩名警察，看報社各種設施尚未全部改妥，就更凶凶地大聲恫嚇，並找總經理理論。這時我們那位老香港事務科長就已警覺到，真正問題不在於『不清潔』，要總經理儘快轉告我們編輯部同人留點神。



本文作者任台北院轄市第一任新聞處長接待香港報業鉅子胡仙女士合影。

那時我雖然初到香港不到一年，但從前輩同業那裏知道，在港編報最要緊要注意當地法律，尤其不能觸犯誣謗法；港府對於處理涉及公共事務的新聞，甚至有關政治性者，都還相當理智，不會橫加干預。我們基於數千同胞生活上遭受人為的苦難，以同情的胸懷處理新聞，祇要注意字裏行間不留挑撥語氣，港府官員即使心理上有點不快，也不敢過份為難。那知事實是大謬不然。檢查『環境衛生』和『公共安全』的警察，一次比一次頻繁；規定改善的事項，一次比一次苛細而緊急。最後提出兩項『改進事項』

『，明明知道我們無法照辦，却一再催促我們如限完成。

第一項要我們改進的，是二、三、四樓的騎樓臨街一面玻璃窗，要依規定統統拆除，設置於騎樓位置的辦公桌椅，亦要全部搬去，各層騎樓不能再作辦公室之用。按國民日報即今香港時報前身，社址座落吉士打道轉角之處，兩面臨街騎樓面積很大。照港府規定二樓及二樓以上騎樓都不能裝設玻璃窗，間隔成為辦公室，但事實上港九各建築物幾乎所有騎樓臨街面都有玻璃窗，作為房間使用。且因臨街光線較為明亮，此等隔間租金較內室還要昂貴。此等公開的違規房間港九兩地何止千萬，從未聽說港府會加取締，何以對國民日報特別『厚愛』？國民日報果若遵命拆除玻璃窗，不但辦公用面積減少百分之六十左右，不敷過甚；且社址緊接海面風勢甚大，各樓騎樓玻璃窗拆去，一旦颶風來襲，內室直接遭受襲擊，更是極不安全。但港府這種『無理』要求，却是『有法』依據；我們明知它是有意為難，却苦於不能據法力爭。

第二項要我們改進的，緣由國民日報的機器房就設在緊靠六國飯店隔壁的一間地下室。深夜機器開動聲音頗大，很可能會吵擾旅客的安眠。但我們遷入吉士打道新社址將近半年，六國飯店從未向我們提出『訴苦』或『抗議』（事後知道他們已有計劃將接鄰國民日報的底樓各間改為咖啡廳）。這時港府警察局却轉告我們，說六國飯店的旅客曾多次反應，隔壁國民日報的機器聲音太大，妨害睡眠，要我們×月×日之前，將機器

拆遷到右邊臨街的一間去，以維公共安寧。按我們遷入新址之前將印刷機器裝置何處，事前都依規定徵得港府工務單位的同意，今於裝就機器開用半年之後，忽然藉詞隔鄰旅客反應，要我們拆機，遷地重裝，顯然強人之所不能，有意和我們作對。因為如若拆裝機器，本報勢非至少停刊半月不可。

### 巧語釋嫌 雨過天青

那時潘先生適因公赴京，我們報社幾位負責同人一判明港府有意刁難時，就一方面將詳情逐

日航函報告，一方面透過我國駐港有關機構，向港府有關執行單位間接疏解，以求緩和事態。直至港府提出最後兩事，乃知情勢嚴重，非由高階層出面交涉，不能得到徹底解決。於是經過編經兩部及社長室有關負責同人會商之後，急電馳告潘社長，就近探由適當途徑另行化解。此電發後三日，港府一切干擾行動竟寂然而止，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時却為風逐雲散青滿天了。

先生接獲我們的急電後，就直接報告當時的中央秘書長吳鐵老（鐵城）。事為外交部長王雪艇（世杰）先生所聞，就以外交部次長的名義約見英國大使，約略告以香港國民日報遭受困擾的經過，並製造一個機會使王部長無意間遇到英國大使。於是雪艇先生以很輕鬆的語調向英國大使講了兩句話：『請你便中轉告香港的貴國朋友，當香港的國民日報今後若再遭到一些困擾時，想想看上海的字林西報是否也可能會有類似的際遇？』又說：『我們不會那樣愚蠢，爲了要反對英國政府，而在英國的殖民地創辦一份報紙的。』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 新台幣 壹百貳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爲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僞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下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爲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叁拾元合售壹佰貳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